

○ 专题研究

编者按: 专题研究是中国语言哲学建设和发展的核心环节。徐先玉以语言研究中普遍忽视的时间、历史性为对象, 研究“语言概念化和时间图景的历史性问题”,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要知道, 无论语言自身还是人和人的世界的存在, 都离不开时间这一维度, 而且历史性是人的存在方式。著名学者刘利民则从语言元范畴化和公孙龙语言哲学切入, 论证语言哲学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具有超越民族、自然语言的普适性特点。须要指出, 这是我们引进西方理论、方法和在其基础上建构中国语言哲学所需要的科学前提。

语言概念化和时间图景的历史性问题分析

徐先玉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89)

提 要: 在追求科学范式的过程中, 无论结构主义、语符学、转换生成语法还是实证主义、分析哲学, 都忽略或摒弃时间维度, 唯有海德格尔将时间与存在统一起来。“此在”的时间诠释引发我们重新审视语言对时间的概念化以及时间在语言世界图景中的地位。人类借助语言对世界的概念化是一个不断叠加的历史生成现象, 时间图景本身也具有历史性, 也是历史的生成。“时间概念化”应该纳入“人-语言-世界”三位一体的框架。

关键词: 时间; 时间图景; 概念化; 历史性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1)01-0009-4

Analysis of Historicity in Linguistic Conceptualization and Picture of Time

Xu Xian-yu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In the pursuit of scientific paradigm, not only structuralism, glossemantics, TG grammar but positivism and analytic philosophy as well have ignored or abandoned the dimension of time. Only Heidegger integrated the being with the time. The temporal interpretation of Dasein's existence forces us to reconsider linguistic conceptualization of time and the status of time in the linguistic picture of the world. Human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world by means of language is a constant phenomenon of historical superimposition. The picture of time itself has historicity and it is also the outcome of historical formation. "Conceptualization of time"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frame of the Trinity "Human being - Language - the World".

Key words time; picture of time; conceptualization; historicity

1 引言

无论是结构主义、语符学、转换生成语法还是实证主义、分析哲学, 都一味地诉诸于形式层面的描写, 造成元语言系统过于庞杂和冗余。

滥觞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仅仅对语言系统本身感兴趣, 注重对语言内部结构进行描写和分析, 认为词语的意义只能通过与系统内其他词语的关系来确定, 而时间维度属于语言外部因素, 对语言结构和语言系统无直接影响, 所以排除在外。如此, 该意义系统就成为一个自足的封闭系统, 从而丧失历史性。

作为科学主义思潮发端的实证主义哲学家也拒斥“形而上学”, 然而却把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对象(客体)的世界严格区分开来, 并且试图把自然科学的论证方法推及到人文科学研究领域, 过分追求知识的“可靠性”、“确切性”、“规范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而要达到这一目的, 也必须摒弃时间。后来, 分析哲学渐呈显学之势, 但其根基仍是为确证真实, 寻找科学范式, 其前期注意力也在于语言的客观描写, 不与时间、模态、可能性等发生关系, 而后期的语言分析愈来愈抽象化和思辨化, 忽视时间, 将时间边缘化甚至消解掉。

这种脱离时间因素的研究已遭诟病。皮德敏反思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认为“语言的时间维度与人的历史性密切联系,后者是前者的符号化结果”(皮德敏 2008);徐海铭强调“语言具有自己的历史和历史性”,“语言是人性的一部分”(徐海铭 2009),提出语义研究的人文策略,呼吁“要研究语言和意义,必须回到生活世界和人身本”(同上)。本文从海德格尔“此在”(Dasein)的时间诠释学切入,尝试对语言概念化的历史性作进一步阐述,并以时间图景的历史生成为例辅以佐证,从而将“时间概念化”纳入“人-语言-世界”三位一体的框架。

2 海德格尔“此在”的时间诠释学

海德格尔将时间与存在统一起来。在其发轫之作《存在与时间》中,他从“此在”的基础分析入手,导向对存在与时间关系的探究。之所以提出“此在”,是因为“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海德格尔 2000 12)。Dasein一词由 da和 Sein合成,da表示某个确定的时间、地点和状态,所以“此在”总是与时间和空间以及世界紧密相连,“此在生存”就叫在世。“此在”是时间性的(同上:423)。何为时间性?“我们把如此这般作为曾存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而统一起来的现象称作时间性”(同上:372)。时间性是一个动态的、统一的三维立体结构,是“此在”的显现方式,是趋向将来、实现可能性的活动过程。“此在”使其存在得以时间化,从而构成时间。随“此在”的展开所演绎的事件是“在时间中”的演绎,正是“此在”的时间性使历史性成为可能。

“此在”总是与他者共在,“此在”总是依寓“在-世界中-存在”而存在,也即依寓世界而存在。世界本身就是“此在”的建构要素,对世界的认识是在世的首要样式。作为认识主体,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当下的此时此刻。“现在”与“过去”并非彼此疏离,“过去”构成“在世”过程中具体真实的背景。“当下”似乎并不存在,但是只有在“当下”人才能和现实直接发生联系,也只有在“当下”,人才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人才能“在世”生存,这就是“此在”的意义。于是,人、时间和存在三者密不可分,正如阿鲁玖诺娃(Н. Д. Арутюнова)所言,“时间因素在人的模式构建中起着重要作用,反之,人的因素在时间模式的构建中也起着重要作用”(Арутюнова 1997 52)。

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是永久自在生化的。人之所以为人,原因就在于人是一种自我生成的命运,人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人的时间性或者说历史性就是人的存在方式。人对世界的认知是一个渗透着各种主体因素的能动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不断调整、改变和解释人与世界、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人的存在,世界才具有意义,而人也是世界构成的一部分。“此在”寓于世界之中,世界又通过“此在”得以显现。“此在”在语言中被道

出,语言让“此在”显露出来。正如伽达默尔所言,“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只是由于它进入到语言之中”(Gadamer 2004 440)。时间维度贯穿于整个世界,但它只有在与人发生关系后才变得有意义,只有进入到语言之中才成为“时间”。布尔加科夫(С. Булгаков)指出,“时间不是空洞的形式,也不仅仅是感知的形式,时间在人身上获得意义,人是时间的最早度量者”(Крейдлин 1997 139)。

存在具有历史性,而“语言是存在之家”,“此在”通过语言显现出来。语言是人的创造物,也是人的构成部分和历史的生成。因此,探究时间的意义就必须回到语言之中,回到生活世界之中,回到人自身上来。

3 语言概念化的历史性

自20世纪初哲学发生语言转向以来,语义的研究中心已悄然由语词转向语句,其研究对象不再是现实世界,而是对世界的概念化。维日彼茨卡指出,“概念化正是语言学中的首要研究对象……语言仅仅间接反映世界。语言直接反映的是我们对世界的概念化”(Wierzbicka 1980 49-50)。人对世界的概念化过程就是人认识自身、认识他者、认知世界和阐释世界的过程,这是个体认知行为与集体认知行为相互作用的过程。也就是说,概念化不仅展现出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而且还离不开认知主体间的交互作用,因为概念化需要通过言语不断完善和发展,具有动态性。另外,必须考虑世界建构过程中的人因素。

人类面对的本是同一个客观的现象世界,这个混沌的现象世界通过语言得以区分和固定下来。语言一经出现,也即成为我们周围可感知世界的一部分。严格说来,纯粹的客观外在世界早已不复存在,每个人一出生就面对一个概念化的外在世界,这就是人的生活世界。本体世界不论怎样扩大,都“既不会大于也不会小于人的生活世界”(李洪儒 2008 16)。“语言是我们创造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主要途径。”(韩礼德 2006 26)语言并不是现存实在的简单摹本,并非镜像般地反映客观现实,语言建构世界。洪堡特早就明确指出语言的建构作用,他说,“语言对人的主要影响施及他的思维力量,施及他在思维过程中进行创造的力量,因此,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语言的作用是内在的和构建性的”(洪堡特 1997 34)。卡西尔也指出,“一切都生活在特殊的影像世界之中,这些影像的世界并非单纯地反映经验给定之物,而是按照各自独立的原则造出给定之物”(卡西尔 1988 209),后来又再次强调“所有的语言表达形式都不是给定的感觉和直观世界的单纯摹本,它们具有确定的‘指义化(意谓)’的独立性质”(同上 1988 245)。语言外现实是人们用以解释、描述和表达的世界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束定芳指出,“概念化的世界是一个已经经过人类认知过程折射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人化’的世界,它与真

实世界之间存在差异,这两个世界之间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束定芳 2008: 10)。换句话说,概念化的语言世界与客观的外在世界并不直接对应,语言世界透过其棱镜折射出人类的经验,是人类对世界的感知、体验和经验的整体概括,是人在认识外在现实世界过程中的概念化和范畴化结果,并且该结果会潜在地影响人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经验不是个人的经验,而是个人与他人互动获得的经验,是人类共同体世代积累下来的经验。经验不断地重复、整理、定位、重建,归于不同的时间片段。语言不是现成的东西,而是连续的过程。可见,人类借助于语言对世界进行的概念化是一个不断叠加的历史生成现象,具有历史继承性。语言概念化反映出人对世界的认识特性,体现出人类不断发展的思维过程。这个思维过程为我们构成“实在”,这个“实在”既是一又是多。我们不禁想到,莱布尼茨把知觉定义为“自身在单一性或单一实体中包含和体现着众多性的暂时状态”(莱布尼茨 2007: 483),也即“在一中表现多”。由此看出,通过研究语言的概念化,我们就可以挖掘出隐藏在语言表达形式背后的现实,而该现实是借助于语言来建构的。普里高津和史坦基指出,“无论我们把什么叫做现实,这个现实只有在我们自己所参与的积极建构中才向我们展示它自己”(Prigogine & Stengers 1984: 293)。

概念源于存在,是认知主体感知、参与、体验和实践的结果。概念通过人类经验的重复以及个别的感知而提取出来。卡西尔认为,“语言概念的最初功能并不在于比较经验与选择若干共同属性;它们的最初功能是要凝结这些经验。这种凝结的方式总是取决于主体旨趣的方向,而且更多的是为观察经验时的合目的性的视角,而不是由经验的内容所制约”(卡西尔 1988: 63)。每一种语言都以自己的方式切分世界,存储和传承经验,都有其独特的概念化方式。

4 时间图景的历史性

时间是不同民族世界观和宇宙观的一个最基本的范畴。时间图景是世界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盖坚科(П. П. Гайдченко)认为,“时间观念是人关于世界整体观念不可分割的部分。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在其周围伴生出一系列的概念、形象,成为时代及时代文化最重要的成分。历史条件不同,时间观念不同,对时间延续性的感受也不同。对于时间,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感受、思考和感知方式”(Гайдченко 1969: 88)。

语言中的时间图景不像科学时间图景那样完整和系统化,它是无序的、马赛克式的、支离破碎的、不完整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并且被赋予强烈的民族特性。时间图景是多层次的,既包括神话中的宇宙,也包括科学模型和日常生活常识。对于一般人而言,这些层面构成一种

异质混合物,作为某种统一体发挥作用。人类不仅意识到时间、测量时间,而且还评价时间。时间图景的生成与人的认知能力、认知取向、认知方式及精神活动密不可分,它同样也是一个历史的生成。如同其他各种外部世界的概念化现象一样,时间也寓于语言之中。人对时间的认知在语言中留下其印迹,在语言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民族关于时间的全部经验、认识、看法和评价,此外语言也在不断地试图冲破时间“牢笼”的束缚。

考察远古初民的时间观,我们发现人类对时间的认识大体一致。这是因为当时人类所处的生活世界趋同。在人类思维发展的初期阶段,对于时间的认识与人类的生产活动实践和人类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自然现象直接相关。在自然界,太阳东升西落,昼夜不断交替,四时永恒运转,似乎显示出某种无始无终、周而复始的特征。人们由此感知到时间的存在,认定时间的运动是循环不已,定期重复的圆周,是同一个周期的不断上演。这种循环时间观是一种普适的时间观。从词源上看,俄语的 время 来源于前斯拉夫语 *vemъ*, 该语词与 *вращѣти*(转动)有关,可见斯拉夫民族的先民也将时间理解为一种与圆周运动有关的东西。在原始或神化的意识中,时间概念并非以抽象的形式存在,那时人们的思维是具体的、感性的,与事物直接相关。

俄罗斯“万物有时”(Всему своё время)的观念由来已久,这种观念也深深刻上历史性的印记,并且随着对时间认识的深入,发生相应的变化。起初,“万物有时”的“时”仅仅指“正确的时间”。在传统的斯拉夫民族文化中,时间被赋予肯定评价或否定评价。时间是好的(如 *Время — лучший лекарь*),也是坏的(如 *Бег времени*);时间是光明正大的,也是邪恶的;是危险的,也是令人愉快的。选择“正确的”时间是任何一种活动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播种、放牧、盖房等都必须择时而行。在神话思维中,时间不是空洞和纯粹的形式,而是统治万物的神秘力量。时间调整世界的秩序,控制、操纵人的行为和活动,是人类所有实践活动和礼仪活动的重要校正器,是施展魔力的工具。时间与宇宙秩序的密切联系是把时间作为见证者、揭露者、评判者等观念的基础。时间能够检验一切(如 *Время покажет*),时间甚至可以揭示或检验真理。

10世纪罗斯接受基督教以后,线性时间观逐渐深入人心。在基督教的历史中,时间是单向的、线性的、不可逆的、有始有终的,从上帝创世时的时间点开始,一直指向时间终极的末日审判。倘若世界和时间是循环轮回的,创世、原罪、拯救这些观念就将不再具有真正的意义。于是,时间中不再有永恒。真正的永恒不朽只有在彼岸的天堂。自接受基督教以后,“万物有时”的“时”发生变化,意为“时限”,表示凡事都有自己的规定时间,不能早,也不能晚。“时间、时机”不是人类可以控制的,人只能顺

应时间,一方面需要耐心,需要等待,例如: Ча смиңешъ, век живешъ (忍一时之气,解百日之忧),另一方面又需要把握,不要让它错过,如: Час упуститъ, годом не наверстаешъ (错过一时,失去一年)。

斯拉夫民族对时间的感知往往与反复无常、变幻莫测的命运联系起来,认为命运就是落在人身上的时机,这似乎和海德格尔的“到时”有异曲同工之妙。时间概念还与幸福和不幸福的认识紧密关联,время是“幸福、顺利、如意、走运的时候”,безвременье表示天灾人祸的时期、社会萧条的时期、文化停滞的时期,不走运的时候。例如: Доля во времени живёт, бездоля в безвременье; Время крадёт, безвременье старит (时来人生辉,运去人憔悴)。

5 结束语

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有语言。语言是人的构成部分,语言活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历史的生成,具有历史性。意义和概念化都离不开时间因素和人的因素。时间概念化问题探究的不是本体论的时间,而是观察和呈现时间以及人与时间关系的方式。时间概念化具有人文性、历史性和民族性的特征,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创造性过程。

参考文献

-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 韩礼德. 关于语言的一些观点[A]. 周小康等. 韩礼德语言学文集[C].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6
- 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 卡西尔. 语言与神话[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1988

- 克莱因 M. 数学:确定性的丧失[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 莱布尼茨. 神义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 李洪儒. 西方语言哲学批判——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七[J]. 外语学刊, 2008(6).
- 皮德敏. 历史理性批判与语言的时间维度[J]. 外语学刊, 2008(6).
- 束定芳. 认知语义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 徐海铭. 回到生活世界:一种探索语义的人文策略[J]. 外语学刊, 2009(3).
- Gadamer H. *Truth and Method* [M].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4
- Prigogine I & Stengers I *Order Out of Chaos* [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4
- Wierzbicka A. *Lingua mentalis The Semantics of Natural Language* [M]. Sydney —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Время: Модели и Метафоры [А].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Янко Т. Е.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Языки время [С]. М.: Индрик, 1997.
- Гайденко П. П. Тема судьбы 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времени в древнегреческом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и [J].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69(9).
- Крейдлин Г. Е. Время сквозь призму временных предлогов [А].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Янко Т. Е.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Языки время [С]. М.: Индрик, 1997.

收稿日期: 2010-07-20

【责任编辑 李洪儒】